

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
解密中国西藏民族代本军

○ 廖立 著

ZHONG GUO ZANG JUN

中国藏军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藏军

● 廖 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藏军/廖立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34-2400-7

I. 中… II. 廖… III. 军事史—研究—西藏 IV. E28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4069 号

责任编辑: 梁志安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录 排: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5.5 字数: 350 千字

印 数: 30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本书献给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反对分裂，
为西藏和平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

建軍西藏
功華丁國國防
是光榮西傳大略
任務

朱德

精細研究藏族同胞物質
的思想的具體生活情況切
實執行共同綱領民族
政策

解放西藏進軍之前

劉伯承敬題
一九五十年
二月十九日

接受其党所给予的
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產
黨員每个革命軍人无上
的光荣。

邓小平
一九五〇年
二月六日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若干规定在北京签订。图为毛泽东主席宴请西藏地方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左一）。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右三）作陪。



►1950年2月，刘伯承（右一）、邓小平（左一）、张际春（中）指挥了祖国大陆的最后战役，即昌都战役。图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等首长研究解放西藏部署的问题。



►1952年2月，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代表中央军委庄严地给西藏地方部队第一警卫团，第二、第四、第五代本步兵团，第六代本炮兵团授国旗。



►1952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师部分机关、分队及一五四团团直和二营共约1600人驻防江孜；一五四团一营及西北独立支队一部约600人驻防日喀则。图为驻日喀则藏军第五代本团列队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

前 言

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几乎每年都带着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进藏，风尘仆仆地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进行人类学的野外考察。按我们专业的要求，了解和考察一个社区首先必须熟悉当地的历史背景。为此，我们一般先要去县档案馆查阅有关的历史资料。有趣的是，每次翻阅档案卷宗时，我都能发现一些早年解放军进藏时收集、整理、编撰的地方概况和历史人物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内容丰富而翔实，除了介绍一个地方的面积、人口、民俗、历史等基本情况外，还有当时当地村落或部落的民兵武装情况，包括他们的枪支、马匹、和土司头人小传等。每次看到这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自然爱不释手，同时从内心里不由自主地特别敬佩这些不曾留下姓名的解放军作者：不但解放了我们辽阔的藏区，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藏区各地进行辛勤的调查研究，为我们后人研究藏区社会历史留下如此之多的宝贵资料，而他们自己却一生默默无闻。《中国藏军》的作者廖立就是一个在西藏生活了整整13年的解放军学者，他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为部队编写史料、研究藏军的课题。虽然“从职业上看，他并非学者，也非史学家，”学术上因没有经过长期的科班学习，研究难免有不够规范和完善的地方，但他的课题成果确实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研究或专门研究藏军的专著，可以说填补了中国藏学研究的一个空白，来自军队的同志也认为这部书同时也填补了中国军事史学的一个空白。不过，最令我感动的还是作者曾作为一名年轻的军人在西藏戍边13年，把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岁月献给了抢救、调查、挖掘、整理、编写藏军史料的平凡工作，直到他转业地方后作为

一名普普通通的人事工作者，任东西南北风雨多变，甘于在灯红酒绿的城市喧嚣中寂寞探索，一心咬定“中国藏军”这座青山不放松，执著地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藏军的史料近20年，这的确难能可贵啊！

我从事涉藏研究近30年，偶尔也零星翻阅过一些研究藏族军事组织的论文或文章。按传统的说法，藏军是原西藏及其他藏区地方武装部队的简称，既包括自唐代吐蕃以来的古代藏族地方武装，也包括1792年经清朝乾隆皇帝批准成立并列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正规军，也就是本书所说的“代本军”。同时还包括元代和清代在藏区驻扎的军队和征战中临时调集或征集的地方民兵武装和寺院武装等。因此，我认为“中国藏军”是指历史上驻扎在中国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藏族武装部队，总体上可以分为原地方政府有军事建制的正规军和地方民兵武装两大类。《中国藏军》一书突出了对原西藏地方政府正规军即“代本”军的调查和研究，而且特别强调了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藏族武装都是中国的，故有“中国藏军”之称。应该说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因为连中国小学生也都知道，中国人民由56个已经公开识别的民族构成的，中国的各民族包括少数民族历史上为中国统一大国的建立和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各民族的军事史自然是中国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各民族的军事武装自然是中国军事武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翻阅各种版本的中国通史，其中必然包括西藏历史，因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历史上无论吐蕃的军队还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军队也自然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军队。

我国学术研究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看法自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对于藏军在历史上的功与过必然会有各种评价。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藏学工作者，因此我们今天回顾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方的藏族武装，自然习惯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进行分析，这也可以叫做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我们应当肯定，藏军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为抗击外族和外国的入侵或扩张，为巩固国防，保卫祖国边疆、维护西藏的社会秩序，为保卫藏民族传统

文化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等方面曾建立过不朽的功勋。尤其是在大家所熟知的1887年至1904年抗击英帝国主义入侵的战役中，藏军包括临时调集的藏族地方民兵武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包括流血牺牲。虽然他们面对着用现代手枪、来复枪、大炮等武器武装的英国正规军，不可避免地打了败仗，但他们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英国皇家军队，狭路相逢，敢于亮剑，英勇不屈，浴血战斗的英雄事迹流芳百世，迄今被人传诵，受人敬仰。今天耸立在西藏江孜镇的抗英纪念碑和电影《红河谷》都是后人对他们事迹的记忆和赞颂。就连当年亲自带英军入侵西藏的弗朗西斯·荣赫鹏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也不得不承认：战场好像有两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对抗，一边是经过严格训练并用现代化武器武装的英国正规军，另一边是试图用诅咒战胜英军入侵的喇嘛，“三个喇嘛坐在我对面的藏族营地诅咒了一周”，喇嘛们相信他们拥有伤害英军的精神力量。荣赫鹏固然是把它当作笑话来回忆，但我看来三个喇嘛面对英军入侵者的屠刀，敢于面对面念咒经，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亮剑精神，是爱国的精神力量。同样，拿着刀矛和石块等原始武器的藏军敢于与拿着洋枪洋炮的入侵者你死我活地拼杀，这种精神，就是亮剑精神，是爱国精神。

再说，早在唐代吐蕃“自大唐初已有胜兵数十万”（《通典》卷190边防六），这支军队划分为左、中、右三翼，外加一个支翼共四翼，藏文称为“卫如”（dBu-Ru）、“约如”（gYo-Ru）、“耶如”（gYas-Ru）、“如拉”（Ru-Lag），在吐蕃武力扩张的鼎盛时期，又把苏毗和象雄也各编为一翼，共计六翼（Ru）。各翼还有被称成为“董德”（sDong-sDe）意为“千户”的军事建制。从藏文的“如”和“德”等名称来看，当时的军队实为军民混合的武装，男人前方打仗，家属随军游牧，全家、全部落的大队人马跟随军队迁徙并提供后勤保障。就是这样一支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原始的军队，却曾经打遍了青藏高原，为吐蕃王朝的统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甘、青、川一带还有自称是吐蕃军队后裔的藏族部落和村民。

然而这支军队毕竟是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制度中诞生，作为原西藏

地方政府的御用工具，必然扮演西藏三大领主镇压农奴的打手和工具等不光彩的角色。在历史的某些阶段甚至成为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统一和破坏民族团结的武装力量。直到西藏解放后，1952年藏军的一部分正式编入了人民解放军序列，成为人民的军队和国防武装的一部分。中国藏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看法可以百家争鸣，希望研究能够健康、深入地发展。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格 勒

2009年3月于北京

序 一

军事问题是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问题的核心，当社会矛盾发展到尖锐化时，首当解决的方法便是军事手段。

58年前，原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璋曾断言：西藏历史遗留问题，纯属我们“自己家里的事，将来自己会有办法解决的”。

摆在我面前的《中国藏军》一书，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承尊重历史、客观公正、资政育人的原则，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求证了“藏军”的属性，勘正了“藏军”被认为是“殖民主义和封建农奴主豢养下的，迫害奴役西藏人民的反动工具”之误解。该书以真实事件为依据，以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为主线，叙述了清朝乾隆皇帝之外侄福康安将军组建“藏军”的始因，陈述“藏军”成立后，作为国家军队参加了五次反侵略征战。即：平息尼泊尔叛乱、收复阿里、江浙宁波抗英和隆吐山抗英和江孜保卫战。肯定了“藏军”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祖国统一、保卫西藏边陲所作出的贡献，着重理清了中国清朝政府、国民政府，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西藏政务、军事的管理，从行政及军队的隶属关系上，以无可辩驳的史实阐述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应当说，《中国藏军》是当今藏学研究热点中的热点，也是国际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藏军”的专著。这本书的问世，既填补了中国军事史学的空白，也解决了长期以来藏学研究的瓶颈问题。据我所知，有关西藏军事史，国际国内尚无一部系统的论著。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藏学研究工作，在宗教、藏医、文化、历史的研究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央对西藏地域和其他藏区的

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从军事史学的角度来论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并进行科学严谨、详细的论证，《中国藏军》是我看到的第一部专著。

早在20多年前，我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中央就要求对“藏军”问题展开专题调查，对此，我是知晓的。任务下达后，具体是谁在做，我不清楚。三年后，我收到《藏军起义投诚及改编》这本小册子，看到《解放军报》和中国新闻社等有关媒体关于藏军史料已经完成的报道，当时甚感欣慰。但是，其成型的文稿，我近年才看到，并且从作者来信中得知，当初参加这次“藏军”调查的调研组长，竟是我老部队的一位小战友，甚是可喜。

记得1950年2月19日我们进军西藏前，刘伯承元帅告诉我们：要“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的、思想的、具体生活情况，切实贯彻执行共同纲领民族政策。”20多年的在藏工作经历，我也是遵循这一指示去做的。作为昌都战役的当事者和参与“藏军”改编的见证人，我对“藏军”虽然有些了解。然而有些问题我也拿不准：藏军有清朝时的辫子；藏军实行品位制；藏军的训练教官是汉族人；“代本”级军官由清朝皇帝任免；藏军第二团叫“母亲代本”，又叫“汉式部队”……这些疑问向我们昭示着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这支藏式部队的前身，应该是中国清朝政府成立的一支正规国家边防军！事实上，许多资料证明，它在清政府时期，作为国家军队，参加了反击廓尔喀侵略、江孜抗英等一系列戍边作战，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了“代本军”参加的这些重大事件，但清朝政府成立“代本军”的批文在那里？廖立同志解读了两份文献，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藏军”经历了酋长制、辅助军事预备制、正规编伍制、分理制，并经过改良、改编，一度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我要说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藏军”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地方武装，它曾是清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虽然这支队伍与清朝中央派出的部队作过战，抗击过人民解放军进藏，还在后来参加了叛乱，但它曾经是国家的边防军，担负过西南边疆“镇边抚乱”任务，这是

不争的事实！还原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史实，有助于我们研究解决藏学热点问题中的“敏感性与复杂性”问题，从根本上清除“藏独分裂分子”的荒谬之说（即：自古独立说、满蒙非中国说、供施关系说、民国时期独立说）。国外研究藏学据说是炙热红火，其中不可取的是，一些研究都在为制造西藏分裂提供依据，企图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试图从文化和宗教的问题上寻求答案。如：夏格巴所写的《西藏政治史》便是采取为我所用的手法，肆意歪曲历史，为他所谓的“西藏独立”服务，而对于西藏与祖国关系的发展和西藏属于中国领土主权的历史事实，尤其政治中的核心军事问题，他则一概加以剔除或避而不提。

藏学军事研究是中国藏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我国历朝历代的文献都有记载，特别是西藏热点问题、重大历史变革问题，都记入了清朝时的军机处、理藩院、蒙藏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统战部等文献档案中。因此，只有中国才有资格谈西藏主权问题。任何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的观点，都是缺乏历史依据的。当今研究藏学军事史的现实意义，旨在反对分裂、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纵观《拉萨条约》成为废纸，西姆拉会议破产，中国政府拿出的有力证据就是“中国藏军”的属性问题，从而结束了宗主国与主权国之争。西藏属于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国家、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都无法篡改的历史。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极“左”思潮的干扰，藏学军事研究形成了“敏感性与复杂性”的瓶颈难点。我认为深化西藏军事史研究，便是开启“敏感性与复杂性”问题的钥匙。这是因为，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弄清楚“藏军”的性质、职责、义务、编制及装备粮饷、军械供应、将士升擢等规定，就会使我们清楚地、正确地认识这支军队的属性。这些纲领性重要文献，早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就明确无误地写进了清朝法典《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因此我们毫不含糊地说，“藏军”是清朝清军体制中的一支正规民族戍边部队！为此，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说，围绕“藏军”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纯属是我们的家事、国事、民族内政之事；承认这

支军队的兴衰与荣辱，无疑对于今天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藏区的发展稳定，构建和谐西藏都大有裨益。

中共西藏自治区原第一书记、原西藏军区第一政委

阴法唐

2009年2月于北京